

READING 阅读 经典 CLASSICS

ZUIHAO de
DUANPIAN XIAOSHUO
da quan ji

最好的短篇小说

【美】欧·亨利 / 等著 <下卷>

大 全 集



READING 阅读



经典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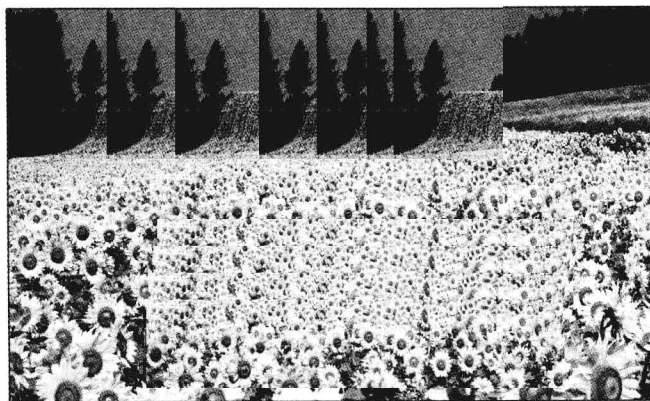
ZUIHAO de
DUANPIAN XIAOSHUO
da quan ji

最好的短篇小说

欧·亨利 / 等著

大 全 集

〈下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下卷目录

欧洲卷

英 国

- 查尔斯·狄更斯**
穷人的专利 赵守垠 译 391
- 威廉·威马克·雅各布斯**
猴爪 施竹筠 译 394
- 托马斯·哈代**
彼特利克夫人 罗书肆 译 399
- 约翰·高尔斯华绥**
品质 沈长铨 译 404
- 萨奇**
托勃莫雷 许天虹 译 407
-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舞男与舞女 陈焘宇 译 411
- 弗吉尼亚·伍尔夫**
墙上的斑点 文美惠 译 420
-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菊花香 朱炯强 译 424
- 伊丽莎白·鲍温**
鬼恋人 冯钟璞 译 433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苍蝇 佐群 译 436
- 特德·休斯**
雨中马 汤永宽 译 439

爱尔兰

- 萧伯纳**
皇帝与小姑娘 石幼珊 译 444
- 詹姆斯·乔伊斯**
阿拉比 宗白 译 449
伊芙琳 宗白 译 452

法 国

- 弗朗索瓦·阿鲁埃·伏尔泰**
如此世界 傅雷 译 455
- 司汤达**
法尼娜·法尼尼 李健吾 译 461
- 诺雷·德·巴尔扎克**
无神论者做弥撒 郑克鲁 译 472

普罗斯佩·梅里美

马第奥·法尔贡内 郭麟阁 惊蛰 译 480

居斯塔夫·福楼拜

一颗简单的心 李健吾 译 487

埃米尔·左拉

陪衬人 张英伦 译 500

阿尔封斯·都德

最后一课 柳鸣九 译 504

柏林之围 柳鸣九 译 506

居伊·德·莫泊桑

我的叔叔于勒 赵少侯 译 510

项链 赵少侯 译 514

两个朋友 郝运 译 519

安德烈·莫洛亚

天国大旅馆 孙传才 译 523

马塞尔·埃梅

穿墙记 李玉民 译 530

米歇尔·图尔尼埃

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 柳鸣九 译 534

德 国

特奥多尔·施笃姆

茵梦湖 杨武能 译 539

保尔·海泽

小顽固 刘德中 译 552

托马斯·曼

沉重的时刻 季羨林 译 560

海因里希·伯尔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黄文华 译 564

奥地利

斯特凡·茨威格

看不见的收藏 张玉书 译 569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高中甫 译 575

弗朗茨·卡夫卡

判决 孙冲荣 译 579

乡村医生 孙坤荣 译 584

伊尔莎·艾兴格

镜子的故事 赵燮生 译 587

瑞 典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半张纸 周纪怡 译 591

意大利

乔万尼·薄伽丘

切帕雷洛先生临终忏悔记 王永年 译 593

- 乔万尼·维尔加**
乡村骑士 吕同六 译 598
- 格拉齐娅·黛莱达**
小野猪 吕同六 译 602
- 路易吉·皮兰德娄**
坛子 汤庭国 译 606
- 乔万尼·帕皮尼**
没有归还的一天 蔡蓉 译 610
-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 吕同六 译 614
- 莱奥纳多·夏侠**
勾心斗角 郭世琮 译 617
- 依塔洛·卡尔维诺**
遥远的月球 (台湾)黄书仪 译 623

西班牙

- 卡米洛·何塞·塞拉**
一副墨镜 朱景冬 译 628
- 何塞·玛丽亚·希罗内利亚**
海之死 文美惠 译 632

波兰

- 亨利克·显克维支**
音乐迷杨科 林洪亮 译 638
灯塔看守人 施蛰存 译 642
- 布鲁诺·舒尔茨**
鸟 于默 译 649

捷克

- 扬·聂鲁达**
今年万灵节的花絮 蒋承俊 译 652
-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得救 蒋承俊 译 657
- 扬·德尔达**
更高原则 蒋承俊 译 659
- 米兰·昆德拉**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高兴 译 662

匈牙利

- 齐格蒙德·莫里兹**
七个铜板 凌山 译 672

罗马尼亚

- 斯特凡·勃努内斯库**
从前的暴风雪 高兴 译 675

保加利亚

- 伊凡·伐佐夫**
一个保加利亚妇人 叶明珍 译 678

克罗地亚

- 弗拉迪米尔·纳佐尔
丢失纽扣的人 高韧 译 685

俄罗斯卷

-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驿站长 水夫 译 693
-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鼻子 冯加 译 698
- 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
塔曼 吕绍宗 译 709
-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孤狼 张耳 译 715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舞会之后 臧仲伦 译 719
-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个可笑人的梦 张耳 译 724
- 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洵
红花 冯加 译 732
-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
一个文官的死 汝龙 译 740
变色龙 汝龙 译 741
苦恼 汝龙 译 743
带阁楼的房子 汝龙 译 746
-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安东诺夫卡苹果 戴骢 译 755
-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
永远没有结束的故事 靳戈 译 763

阿拉伯语卷

黎巴嫩

- 纪伯伦·哈里勒·纪伯伦
世纪的灰和永恒的火 伊宏 译 767

埃及

- 马哈姆德·台尔木
小耗子 郑溥浩 译 772
- 纳吉布·马哈福兹
名声不好的家庭 李建文 译 775

伊拉克

- 阿卜杜·拉赫曼·麦吉德·拉比伊
水的秘密 李琛 译 779



◆ 英 国 ◆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小官吏家庭。因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而成名。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广泛描写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代表作有《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等。

穷人的专利

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习惯写什么东西发表的。一个工人,每天(除了有几个礼拜一、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干活从来不少于十二或十四小时,情况可想而知!既然是要我直截了当地把想说的话写下来,那我也就只好拿起纸笔尽力而为了,欠缺不妥之处还希望能得到谅解。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不过,自从满师之后就在伯明翰一家工场做工(你们叫工厂,我们这儿叫工场)。我在靠近我出生地但脱福特当学徒,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我的名字叫约翰。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下一个4月是我结婚三十五周年。我是万愚节^①那天结婚的。让人家去笑话我的这个胜利品好了。我就是在那天赢了好老婆的,那一天可真是我平生最有意思的日子哩。

我们总共生过十个孩子,活下来七个。我的大儿子在一条意大利客轮上当机师,这条船的招牌叫做“曼佐·纪奥诺”号,往返马赛、那不勒斯,停靠热那亚、莱格亨以及西维太·范切埃。他是个好工匠,发明过许多很派用场的小玩意儿,不过,这些发明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丁点好处。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全都干得挺不错,上回来信的时候都还没有成家呢。我另外一个儿子(詹姆士)想法有点疯疯癫癫,居然跑到印度去当兵,就在那里挨了颗枪子儿。肩胛骨里嵌着粒子弹头,在医院里躺了六个礼拜,这还是他自己写信告诉我的。几个儿子当中要数他长得顶俊。我有个女儿(玛丽)日子过得蛮舒服,可就是得了个胸积水的毛病。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让她丈夫给遗弃了,那事儿可真卑鄙到了极点,她带了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过。我最小的一个孩子,这会儿才六岁,在机械方面已经很有点爱好了。

我不是个宪章派,从来就不是。我确实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公共弊病引起大家的怨恨,不过我并不认为宪章派的主张是纠正弊端的什么好办法。我要是那么认为的话,那就真的成了宪章派了,可我并不那么认为,所以我也就不成为一名宪章派。我阅读报纸,也上伯明翰我们称为“会堂”的地方去听听讨

① 万愚节:即愚人节,是西方民间传统节日,为每年的4月1日。

论。所以,我认得宪章派的许多人。不过,各位请注意他们可全都不主张凭蛮力解决问题。

要是我说自己向来有创造发明的癖好,这话也不好算是自吹自擂(我这个人要是不当即把想到要说的话统统记下来,就没有办法把整个事情写完全)。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我的一位名叫威廉·布彻的朋友是个宪章派,属于温和派。他是位挺棒的演说家,谈锋相当雄健。我经常听他说,咱们工人之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要奉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衙门,就是因为咱们得遵从官场的那些敝习陋规,还得缴付一些根本就不应当缴付的费用去养活那些衙门的人。“不错,”威廉·布彻说,“全体公众都分担了一份,但是工人的负担最重,因为工人仅有糊口之资;同样道理,在一个工人要求匡正谬误,伸张正义的时候,谁要是给他设置障碍,那可就是最不公平的事了。”各位,我只不过是笔录威廉·布彻所说。他是在演说里刚刚这么说过。

现在,回头再来说说我的机器模型。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碰上时运不济,我的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或者祸不单行,两者俱来,模型也就只好搁在一旁,一连几个月也不会去碰它。我还把它统统拆卸开来,加以改进,再重新做好,这样不知道弄过多少回,最后才成了上面所说的模型的样子。

关于这个模型,威廉·布彻和我两个人在圣诞节那天作了一次长谈。威廉是个很聪明的人,不过有时候也有点怪脾气。他说:“你打算拿它怎么办,约翰?”我说:“想弄个专利。”威廉说:“怎么个弄法,约翰?”我说:“申请个专利权呗。”威廉这才说给我听,有关专利的法律简直是坑死人的玩意儿。他说:“约翰,要是在取得专利之前你就把发明的东西公之于众,那么,别人随时都会窃走你艰苦劳动的成果,你可就要弄得进退两难啦,约翰。你要么干一桩亏本买卖,事先就请好一批合伙人出来承担申请专利的大量费用,要么你就让人给弄得晕头转向,到处碰壁,夹在好几批合伙人中间又是讨价还价,又是摆弄你发明的玩意儿。这么一来,你的发明很可能就一个不当心让人给弄走。”我说:“威廉·布彻,你想得挺怪的,你有时是想得挺怪。”威廉说:“不是我怪,约翰,我把事情的真实情况给你说说。”于是他进一步给我讲了一些详细情况。我对威廉·布彻说,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他的妻子不幸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弄得倾家荡产,先后十七次关进伯明翰监狱,最后病死狱中,万事皆休),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各位,咱们都会老的,也都会丧失工作能力。因此,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们说过,我们甚至都打算用掉上面提到的那笔钱去申请专利。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这位汤姆斯·乔哀是个木匠,身长六英尺四英寸,玩掷绳圈的游戏最内行。他住在伦敦的契尔西,靠近一座教堂边上。我在工场里请了个假,等我回来的时候好恢复工作。我是个好工匠。我并不是禁酒主义者,可是从来也没有喝醉过。过了圣诞假期,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乔哀是个结过婚的人,有个当水手的儿子。

汤姆斯·乔哀说(他从一本书里看来的),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威廉·布彻也是这么说,而且还帮我起了草稿。各位,威廉可是个笔头很快的人。申请书上还要附上一份给大法官推事的陈述书,我们也把它起草好了。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找到这个地方之后)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各位,我从头到尾碰到的这些人可以说没有一个在收钱的时候是表示感谢的,相反,他们全是些毫无礼貌的人。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展延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就像威廉·布彻在我出发之前跟我讲的那样,我的发明未遭反对,获得顺利通过了),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副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

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我到部里去拜访的时候,里面的一位绅士先生把执照往我面前一掷,说:“现在你拿着它到设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去。”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法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待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汤姆斯·乔哀把我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威廉·布彻。布彻又把这事儿说给伯明翰的三个“会堂”听,从那儿又传到所有的“会堂”,我还听说,后来竟传遍了北英格兰的全部工场。各位,威廉·布彻在他所在的“会堂”做过一次演讲,还把这件申请专利的事说成是把人们变成宪章派的一条途径呢。

不过,我可没那么干。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待了六个礼拜了。这件获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要知道,在我还年轻的那会儿,教育是很差劲的,即使受了点教育,也是十分有限的。你可能会说这事儿对我可太糟了。我自己也这么说。威廉·布彻比我年轻二十岁,可他懂的东西比我足足要多出一百年。如果是威廉·布彻给他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也让人给从这个衙门到那个衙门这么推来操去的,他可就不会像我这么好对付。各位,威廉这个人有时是有股倔脾气的,要知道,搬运夫、信差和做文书的都有那么点倔脾气。

我并不想拿这个说明,经过申请专利这件事,我已经厌倦了生活。不过,我要这么说,一个人搞了一件巧妙的技术革新总是桩好事吧,可是竟弄得他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这公平吗?一个人要是到处都碰上这种事,他不这么想又叫他怎么想呢?所有申请专利的发明家都会这么想的。你再看看这些花销。一点事情都还没有办成,就让我这样破费,你说这有多刻薄;要是我这个人有点才能的话,这对整个国家又是多么刻薄!(我要感激地说,现在我的发明总算被接受啦,而且还应用得不错呢。)你倒帮我算算看,花掉的钱多达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哪。不多也不少,是花了这么多钱。

关于这么多的官职的问题,我实在拿不出话来反驳威廉·布彻。你瞧:内务大臣、首席检察官、专利局、誊缮书记、大法官、掌玺大臣、办理专利书记、大法官财务助理、主管文件夹书记、主管文件夹协理书记、掌玺助理、还有封烫火漆助理。在英国,任何一个人想要给哪怕是一根橡皮筋或是一只铁箍申请个专利,也不得不跟这一长串衙门打交道。其中有的衙门,你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同它们打交道。我前后就总共费了三十六道手续。我从跟英王宝座上的女王打交道开始,到跟封烫火漆助理打交道结束。各位,我倒真想亲眼瞧瞧这位封烫火漆助理究竟是人呢,还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心里要说的,我都说了。我把要说的都写下来了。我希望自一己所写的一切都清楚了。我不是指的书法(这方面我没有那么好自夸的),我是指这里的意思。我想再说说汤姆斯·乔哀作为结束吧。咱们分手的时候,汤姆斯跟我讲过这么句话:“约翰,要是国家法律真的像它所说的那么公平正直的话,

你就上伦敦吧——给·你的发明弄一份精确详尽的图解说明——搞这么一份东西大概要花半个五先令银币——凭这份东西你就可以办好你的专利了。”

我现在的看法可就跟汤姆斯·乔哀差不离了。还不但如此呢。我都同意威廉·布彻的这个说法：“什么‘文件夹主管’，还有‘封烫火漆主管’，那一帮子人都非得废除不可，英国已经叫他们给愚弄糟蹋够了。”

赵守垠 译

作品简析

《穷人的专利权》写于1850年，是狄更斯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英国宪章运动期间，老铁匠约翰向政府申请发明专利权，但遇到的种种令人啼哭皆非的波折。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自述方式，平易朴实，叙述自然。不仅深刻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司法机构的腐败，而且表现了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极大同情。小说运用形象描绘、幽默讽刺的笔法突出了主题，使读者在体会作品主题思想的同时，享受到作品的艺术美。

威廉·威马克·雅各布斯（1863—1943），英国著名短篇小说作家。生于伦敦，父亲在码头上供职。码头上的形形色色和水手在岸上的行径是他取之不尽的题材，如短篇小说集《许多船货物》、《驳船上的妇人》等。雅各布斯的另一类短篇小说偏重神怪。《猴爪》是这一类题材的代表作，发表后立即受到好评，曾被改编成戏剧，在舞台上也大获成功。

猴 爪

外面，夜晚寒冷而潮湿，但在雷克斯纳姆别墅的小客厅里，窗帘下垂，炉火熊熊。父子俩在下棋，父亲以为棋局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把他这一方的国王推入危急而不必要的险境，这甚至引起了那位白发老太太的评论，她正在炉火边安静地编织毛活。

“听那风声，”怀特先生说，他看出自己下错了一着影响全局的棋，可为时已晚，他态度和蔼地想不让儿子发现这个错误。

“我正听着呢，”儿子说，他冷酷地审视着棋盘，一面伸出手来，“将军。”

“我简直不相信他今晚来，”父亲说，他的手在棋盘上踌躇不决。

“将死了，”儿子回答。

“住得这么偏远真糟透了，”怀特先生突然出人意外地发起脾气来，大声叫喊：“所有那些糟糕透顶、泥泞又偏僻的住处里，就数这儿最坏。小路上是沼泽，大路上是急流，我真不知道人们在想些什么。我猜想因为大路上只有两所房子出租，他们就认为这没关系。”

“别介意，亲爱的，”他的妻子安慰他说，“也许下一盘你会赢的。”

怀特先生敏锐地抬眼一看，恰好瞅见母子俩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到了嘴边的话消失了，他用稀疏的灰白胡子遮掩起负疚的笑容。

“他来了，”当大门砰地一响，沉重的脚步向房门迈来时，赫勃特·怀特说。

老头儿连忙殷勤地站起来，打开房门，只听得他向新来的人道辛苦。新来的人也向自己道辛苦，惹得怀特太太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当一个又高又壮、面色红润、眼睛小而亮的男人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进房门时，她轻轻地咳嗽。

“莫里斯军士长，”怀特先生介绍说。

军士长和他们握了手，坐在炉边留给他的座位上，他的主人拿出威士忌和平底酒杯，在炉火上搁了一把小铜壶，他满意地瞧着。

喝到第三杯，眼睛放出光彩，他开始谈话了，当他在椅子上耸平宽阔的肩膀，谈起奇异的景色、英勇的业绩、战争、瘟疫和陌生的民族，这小小的一家人怀着热切的兴趣注视着这位远方来的客人。

“二十一年了，”怀特先生朝他的妻儿点着头说。“他走的时候是库房里一个瘦长的小伙子。可现在看看他吧。”

“他看上去并没有受多大创伤，”怀特太太有礼貌地说。

“我倒想亲自上印度去，”老头儿说，“只是到处瞧瞧，你们懂吧。”

“你还是待在原地好，”军士长摇摇头说。他放下空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摇摇头。

“我想瞧瞧那些古庙、托钵僧和玩杂耍的人，”老头儿说。“不久前有一天你谈起什么猴爪，那是怎么回事，莫里斯？”

“没有什么，”这位当兵的赶忙说。“至少，没什么值得听的。”

“猴爪？”怀特太太好奇地说。

“唔，也许，它有点像你们会称作魔术的那种玩意，”军士长不假思索地说。

他的三位听众急切地朝前靠拢。客人心不在焉地把空杯子凑到唇边，又把它放下。他的主人给他倒满了酒。

“看上去，”军士长说，他用手在衣袋里摸索着，“这只是一个平常的小爪子，已经干瘪成木乃伊了。”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给他们，怀特太太的脸厌恶地扭曲了一下，退了回来，可她儿子接过它，好奇地察看着。

“这有什么特别的？”怀特先生问，从儿子手中拿过那东西，仔细看了一会儿，又把它放在桌上。

“一位老托钵僧用符咒镇住了它，”军士长说，“他是个非常神圣的人。他要显示，是命运支配人们的生命，而那些干预命运的人会使他们自己遭受不幸。他用符咒镇住了它，让三个人，每个人都能通过它实现自己的三个愿望。”

他的神态是那么触动人，使他的听众意识到他们轻轻的笑声有点不协调。

“唔，那你为什么不提出三个愿望呢，先生？”赫勃特·怀特机灵地问。

军士长以中年人惯于看待冒昧的年轻人的目光注视着他。“我提出了，”他平静地说，他那布满斑点的脸孔发白了。

“你那三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吗？”怀特太太问。

“实现了，”军士长说，他的杯子轻轻地敲击着他那坚实的牙齿。

“还有别的人祝愿了吗？”老太太问。

“有，第一个人实现了他的三个愿望，”他回答。“我不知道头两个愿望是什么，但第三个是祈求死亡。那样我就得到了这猴爪。”

他的语调极其沉重，这一伙人都默不作声了。

“要是你已经实现了三个愿望，那么，眼下它对你没有好处了，莫里斯，”老头儿终于说话了。“那你留着它为了什么呢？”

当兵的摇摇头。“为了幻想，我猜，”他慢腾腾地说。“我的确想过要卖掉它，可眼下我不想卖了。它造成的危害已经够大了。再说，人们不会买它。他们认为这是个神话，其中有些人，还有那些真的有些相信它的人要先试试，然后再付给我钱。”

“要是你能提出另外三个愿望，”老头儿以锐利的目光瞧着他说，“那你会提吗？”

“我不知道，”另一方说。“我不知道。”

他拿起猴爪，夹在食指和大拇指中间摇晃着，突然把它扔到火上。怀特轻轻地喊了一声，弯下身子赶紧把它拿开。

“最好让它烧掉，”当兵的严肃地说。

“如果你不要它，莫里斯，”老头儿说，“把它给我吧。”

“我不给，”他的朋友固执地说。“我把它扔到火里。要是你留着它，出了什么事儿可别责怪我。像

个明智的人那样,再把它扔进火里吧。”

另一方摇摇头,仔细察看他的新东西。“你怎样祝愿?”他问。

“你右手拿起猴爪,大声祝愿,”军士长说,“可我警告你后果严重。”

“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似的,”怀特太太说,一面站起来开始摆饭餐。“你想你也许可以祝愿我长四双手吗?”

她丈夫从口袋里拿出那个护符,军士长脸上带着一种警告的神色,抓住怀特先生的胳膊,全家三人不禁放声大笑。

“如果你一定要祝愿,”他粗暴地说,“提出些合理的愿望吧。”

怀特先生把猴爪放回口袋,摆好椅子,示意他的朋友入席。吃晚饭的时候那护符有点儿被遗忘了,饭后三个人坐在那儿着了迷似地听军士长谈他在印度的第二部分冒险经历。

“要是关于猴爪的故事不比他刚才告诉我们的事儿更真实,”当房门在客人身后关上,让他恰好能赶上末班火车的时候,赫勃特说,“那咱们从它那儿搞不出多少名堂。”

“你得了这东西给了他点什么,爹爹?”怀特太太仔细察看着丈夫问道。

“小意思,”他说,脸上微微发红。“他不要,可我让他拿着。他又逼我扔掉它。”

“很可能,”赫勃特装出害怕的样子说。“嘿,咱们就要发财了,要出名,要幸福了。爹,先从祝愿你当个皇帝开始吧,那你就不会再受老婆的气了。”

他猛地绕着桌子跑了起来,受到中伤的怀特太太拿着沙发背套在后面追赶他。怀特先生从口袋里拿出猴爪半信半疑地看着它。“我不知道该祝愿些什么,真的,”他慢腾腾地说。“依我看,我想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

“要是你把这所房子的欠款付清了,你就很高兴了,对吗?”赫勃特把手放在肩膀上说。“好啦,那么祈求二百英镑吧,正好付这笔账。”

父亲因为自己的轻信,羞愧地微笑着,拿起了那个护符,这时他的儿子,带着一种若不是因为朝他母亲挤了下眼睛,本会更庄严的神色,在钢琴旁坐下,弹了几个感人的和弦。

“我愿得到二百英镑,”老头儿清晰地说。

钢琴奏出的一阵猛烈的音响迎候了这句话,可是被老头儿战栗的叫喊声打断了。他的妻、儿向他奔去。

“它动了,”他喊道,对躺在地上的那东西厌恶地瞥了一眼,“我祝愿的时候它就像条蛇一样在我手里扭动了。”

“唉,我没有看到钱,”他儿子把它捡起来放在桌上说,“我打赌我永远见不到这笔钱了。”

“这准是你的幻觉,爹爹,”他妻子焦急地瞧着他说。

他摇摇头。“不过,没有关系;没受伤,可它还是让我受了惊吓。”

他们又在炉边坐下,两个男人抽完了烟斗。外面,风势转猛,楼上的门砰地一响,老头儿紧张地动了一下。一种异常的、沉闷的寂静笼罩着全家三口人,直到老两口起来去就寝。

“我希望你们会在床中间发现那笔款子搁在一个大包裹,”赫勃特向他们道晚安时说,“而且在你们把那不义之财装进口袋里的时候,会有个可怕的东西蹲在衣柜顶上瞅着你们。”

第二天早晨当冬日的阳光洒在早餐桌上时,赫勃特在明亮的阳光中嘲笑他的恐惧。屋子里有一种前一天晚上缺少的乏味的安全感,那个污秽而皱缩的小猴爪已被随意地放在餐具柜上,表示人们不那么相信它的效力。

“我想所有的老兵全都一样,”怀特太太说。“咱们竟会听信这样的胡说八道!现在怎么还会有实现祝愿的事儿?就是能实现,二百英镑又怎么能伤着你呢,爹爹?”

“也许会从天上掉到他脑袋上,”轻浮的赫勃特说。

“莫里斯说,事情发生得那么自然,”他父亲说,“虽然你是那样祝愿的,你也许还会认为那不过是巧合。”

“好啦,我回来以前别动那笔钱,”赫勃特说,从桌旁站了起来。“我怕那会让你变成一个自私、贪婪的人,那我们就只好不承认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妈妈笑了，跟着他走到门口，目送他上了路，又回到早餐桌旁，以她丈夫的轻信取乐。可这些并没有妨碍她一听到邮差敲门就匆匆跑向门口，当她发现邮差带来的是裁缝的账单时，也没有妨碍她有点苛刻地提到退休的军士长爱喝酒的习惯。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说，“我想，赫勃特回家来，会有更多有趣的议论。”

“尽管这样，”怀特先生说，给自己倒了一点啤酒，“我敢说，那个东西在我手里动了；我敢发誓。”

“你认为它动了，”老太太安慰他说。

“我说它动了，”另一个回答，“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我刚——什么事儿？”

他妻子没有回答。她在观察外面一个男人的神秘动作，他犹豫不决地向房里窥探，看来好像要下决心进屋。她心里联想起那二百英镑，注意到陌生人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光亮崭新的绸帽。有三次他在门口停下来，然后又向前走开了。第四次他手把着门站在那儿，接着突然下决心打开大门走上了小径。就在同时怀特太太把双手放在身后，急忙解开围裙带子，把这件有用的服饰塞在椅垫底下。

她把陌生人带进屋里，他似乎很不安。他偷偷地凝视怀特太太，当老太太对屋里那样儿，和她丈夫身上那件通常在花园里穿的上衣表示道歉时，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接着她以女性所能容许的耐心等待他宣布来意，可他最初却奇怪地沉默不语。

“我——受命前来拜访，”他终于说，又俯身从裤子上摘下一段棉线。“我从毛—麦金斯公司来。”

老太太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吗？”她屏住气问。“赫勃特出了什么事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他丈夫插嘴了。“哎，哎，妈妈，”他急忙说。“坐下，别忙着下结论。我相信，你没有带来坏消息，先生，”他急切地瞅着另一个人。

“我很抱歉——”客人开始说。

“他受伤了吗？”母亲问。

客人点点头。“伤得很厉害，”他平静地说，“可他一点儿也不痛苦。”

“啊，感谢上帝！”老妇人紧握着双手说。“为了这感谢上帝！感谢——”

她突然停住了，她开始明白了这项保证的不祥意义，而且从另一个人躲闪的神色中看出她的恐惧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她屏住气息，转向智力比较迟钝的丈夫，把她颤抖的衰老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屋里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他被机器卷住了，”客人最后低声说。

“被机器卷住了，”怀特先生迷惑地重复道，“是的。”

他坐在那儿茫然若失地凝视着窗外，把他妻子的手握在他自己的手里，紧紧地捏着，就像将近四十年以前他们互相求爱时他惯于做的那样。

“他是留给我们的唯一的孩子，”他轻轻地转身对客人说。“这太残酷了。”

另一个人咳嗽了几声站起来，慢慢走向窗口。“公司希望我向你们转达，对你们的巨大损失他们表示真挚的同情，”他说道，也不看他的周围。“我请求你们谅解，我仅仅是他们的仆人，只是服从他们的命令。”

没有回答；老妇人脸色苍白，她两眼直视，听不见她的呼吸声，她丈夫脸上的神色就像他的朋友军士长初次投入战斗时的样子。

“我要说明毛—麦金斯公司否认负有任何责任，”另一方继续说。“他们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儿子为公司效劳，他们愿意赠送你们一笔款子作为补偿。”

怀特先生放下妻子的手，站了起来，恐惧地注视他的客人。他那干枯的嘴唇动了动，形成了两个字：“多少？”

回答是“二百英镑”。

老头儿没有感觉到妻子的尖叫，衰弱地微笑了，仿佛双目失明的人那样伸出了双手，接着像一堆毫无知觉的东西那样倒在地上。

在离家大约两英里的巨大的新坟地上，老两口埋葬了他们死去的儿子，回到了沉浸在阴影和寂静中的房子里。这一切那么快就过去了，最初他们简直没有意识到，停留在一种期待状态，仿佛还有别的什么事儿会发生——别的能减轻这个负担的事儿，这个负担对于年老的心是太沉重了。

可是日子过去了,期待让位于顺从——对过去的一切的无望的顺从,有时被误称为冷漠。有时候他们俩几乎一句话也不交谈,因为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们的日子漫长无聊,令人厌倦。

在那以后大约一星期的一个夜晚,老头儿突然惊醒,伸出手来一摸,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屋里一片漆黑,从窗口传来轻轻的哭泣声。他在床上抬起身来倾听。

“回来,”他温柔地说。“你会冷的。”

“对我儿子来说天气更冷,”老妇人说着,又哭了起来。

她的啜泣声渐渐从他耳边消失了。床上很暖和,睡意使他眼皮沉重。他一阵一阵地打盹,然后睡着了,直到他妻子的一阵突然的狂暴喊声把他惊醒。

“猴爪!”她狂暴地叫嚷。“猴爪!”

他惊恐地跳了起来。“哪儿?它在哪儿?出了什么事?”

她跌跌撞撞地从屋子的另一边向他走来,“我要它,”她平静地说。“你没有把它毁掉吧?”

“在客厅里,托架上,”他回答,感到很惊奇。“为什么?”

她又哭又笑,弯下身来吻他的面颊。

“我才想到它,”她歇斯底里地说。“为什么以前我没有想到它?为什么你没有想到它?”

“想到什么?”他问道。

“另外两个愿望,”她很快地回答。“咱们只祝愿了一次。”

“那一次还不够吗?”他凶狠狠地问。

“不,”她得意地叫喊;“咱们还要祝愿一次。快下去把它拿来,祝愿咱们的孩子复活。”

老头儿在床上坐起来,掀开被子,露出他那颤抖的下肢。“天啊,你疯了!”他喊着说,吓呆了。

“去把它拿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快把它拿来,祝愿——呵,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丈夫划了一根火柴,点上蜡烛。“回到床上来吧,”他不太坚决地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咱们第一个愿望实现了,”老妇人狂热地说;“为什么第二次不会实现呢?”

“一次巧合,”老头儿结结巴巴地说。

“去把它拿来祝愿,”老妇人叫嚷,把他拖向门边。

他在一片黑暗中走下楼,摸索到客厅里,然后又摸索到壁炉台。那个护符就在老地方,他感到非常恐惧,生怕那个没有说出来的愿望,也许会让他肢体残缺的儿子在他逃出屋子以前出现在他面前,他发现自己找不到门的方向时,气都喘不上来了。他眉毛上出了冷汗,他绕着桌子摸索,沿着墙壁摸索,直到发现自己到了小过道上,手里拿着那讨厌的东西。

他进屋的时候连他妻子的脸好像也变了。那张脸颜色苍白、带着期待的神色,使他害怕的是那脸上好像有种不自然的表情。他感到害怕她。

“祝愿!”她叫喊,声音强硬。

“这是愚蠢邪恶的,”他带着发颤的嗓音说。

“祝愿!”他妻子又说。

他举起手来,“我祝愿我的儿子复活。”

那护符掉在地板上,他战战兢兢地瞅着它。当老妇人带着炽烈热切的眼神,走向窗口掀起帘子的时候,他哆哆嗦嗦地倒在椅子上。

他坐着,偶尔瞧瞧在窗口向外窥视的老妇人的身影,直到他冻得发冷。在陶瓷烛台的边缘下燃烧的蜡烛头,不断地向天花板和墙上投下跳动的影子,直到烛火猛烈地摇曳了一下熄灭为止。老头儿由于护符的失灵,感到说不出的宽慰,爬向床上,一两分钟以后老妇人悄悄上了床,冷漠地躺在他身边。

谁都没有说话,两口子都静静地倾听着钟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一级楼梯嘎吱嘎吱地响,一只吱吱作响的耗子吵闹着急匆匆地窜过墙壁。黑暗使人感到压抑,躺了一会儿之后,丈夫鼓起勇气,拿起火柴盒点燃一根火柴,下楼去拿蜡烛。

在楼梯脚下火柴熄灭了,他停下来再划另一根火柴,就在这同一时刻,前门上发出了一下敲击声,这声音是那么轻悄,几乎听不见。

火柴从他手上掉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呼吸也停住了,直到又听见敲门声。于是他转身飞快地

跑回房间,关上身后的门。第三下敲门声响彻了整所房子。

“那是什么?”老妇人喊道,猛地抬起身来。

“一只耗子,”老头儿说,声音发颤——“一只耗子。它在楼梯上从我身边跑过。”

她妻子在床上坐起来倾听。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在整所房子里回荡。

“是赫勃特!”她尖声叫喊。“是赫勃特!”

她朝门口跑去,可她丈夫在她前面,他抓住她的胳膊,紧紧地抱住她。“你要干什么?”他嘶哑地低语。

“这是我的孩子,是赫勃特!”她哭喊着说,一边机械地挣扎着。“我刚才忘了坟地在两英里以外。你抱住我干什么?让我去,我得开门。”

“看上帝面上别让它进来,”老头儿哆嗦着喊道。

“你害怕你自己的儿子,”她挣扎着叫嚷。“让我去。我来了,赫勃特;我来了。”

又是一下敲门声,跟着又一下。老妇人突然一扭,脱开身,从屋子里跑出来。她急急忙忙下楼的时候,她丈夫跑到楼梯平台上哀求着喊她。他听见门链格格地响,底下的插销被慢慢地费劲地从插孔里拔出来。接着是老妇人用力的、气喘吁吁的声音。

“插销,”她大声叫喊。“下来,我够不着。”

可她丈夫四肢趴在地上,疯狂地摸来摸去,寻找那个猴爪。要是他能在外面那个东西进来以前找到它就好了。一连串猛烈的敲门声在房子里回荡,当他妻子在过道里把椅子靠门放下时,他听见椅子发出的摩擦声。他听见插销慢慢出来时吱吱嘎嘎的响声,就在同时他找到了猴爪,疯狂地低声说出了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望。

敲门声突然消失了,虽然它的回音仍在房子里荡漾。他听见椅子被拉回来,房门打开了。一阵冷风冲上楼梯,他妻子发出一声长长的、高声的、失望而痛苦的哀号,这使他鼓起勇气跑下去赶到她身旁,接着跑到门外。对面闪烁不定的街灯照射着寂静荒凉的大路。

施竹筠 译

作品简析

《猴爪》结构严密、文字精练、气氛紧张,是欧美惊险小说中盛誉不衰的杰作。《猴爪》的故事是个谜。故事中的悲惨事件是巧合吗?还是命运对狂妄者的惩罚?作者把猴爪跟印度宗教联系起来,增加了其神秘性。而作者极力渲染猴爪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阴森恐怖气氛,令人看后不寒而栗;直到故事结束,也没说出是什么可怕的东西等候在门前,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和回味。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诗人。生于英格兰多尔切斯特的一个小村子里。1862年哈代前往伦敦,任建筑绘图员,并在伦敦大学进修语言,开始文学创作。他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晚年转向诗歌创作,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他的代表作有《计出无奈》、《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卡斯特桥市长》等长篇小说,另有诗集《韦塞克斯诗集》、《今昔诗集》、《时光的笑柄》、《早期与晚期抒情诗》、诗剧《列王》等。

彼特利克夫人

只要晓得斯泰普福德庄园的来历的人们,不用说也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中叶,这座庄园是属于那个抵押业的大财主提摩太·彼特利克的;他那种靠着拿地契作抵押出借整笔钱来占有好地产的手腕,在我

们这儿很难有人比得上。提摩太的职业是律师,他还担任了几个贵族的代理人,这样一来,他这门特殊的行业就天赐其便地给他打开了方便之门。据说他的一个亲戚,一位很深刻的思想家(后来不幸由于在一张遗嘱的签名上出了坏主意而被长期流放),教给他很多法律上的知识,他冠冕堂皇地决定为了替别人着想而绝不抛弃这种知识,但事实上完全是为了他自己而把它保留下来。

然而,关于他早期的、活跃的时代,我并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只是想谈谈当他是一个老头儿,用我所说过的方法变成了许多大地产的主人的时代——他所住的斯泰普福德大庄园就是这些大地产之一,他住在庄园中现在已经拆毁了的华丽的古老大厦里;此外还有在马尔罗特的地产,舍尔吞·阿巴斯附近的地产,差不多整个的密尔浦尔镇,以及爱维尔附近的许多财产。的确,他所有的地产我连一半都想不起来,而且,既然他已经死去多年,我想这和现在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了。据说他买下一块地产的时候,他总得用他自己的一双脚走遍每一亩地,用他自己的短柄锄在每个地方的泥土里挖挖,检验一下土质以后,才决定付钱;如果我们想到他的财产的范围之大,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做一定是一桩很吃力的事了。

在我所谈到的这段时期,他已是一个八十开外的老人,儿子已经死了;但是他有两个孙子,长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结了婚,而且马上要有小孩了。恰恰在这个时候,祖父害了病,从他的高年看来,好像是要死了。这个老头儿立下遗嘱,确定了限嗣继承人(我想律师们是这么称呼的),将他的全部地产遗赠给他的长孙和长孙的嗣子;如不可能,便遗赠给他的幼孙和幼孙的嗣子;如不可能,便遗赠给较远的亲戚,名字现在自然不必提到。

老提摩太·彼特利克卧病在床的时候,他的长孙的妻子安奈塔生了她所怀的孩子,就像命中注定了的,这孩子是个儿子。她丈夫提摩太虽然出生于一个善于经营的家庭,但他自己却不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在当时的彼特利克家族中,他是唯一的没有受过胸怀大志的情感深切影响的人。所以据说他的婚姻是不圆满的;他的妻子是一个门第跟他差不多的家庭里的女儿,就是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职业阶级的乡村平民。但是谁都知道,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丈夫看到她,追求她,在相识没多久以后,而且一点也不了解她过去的心事,便在迷恋的高潮中跟她结婚了。直到现在,他对他所选中的人从来没有理由感到遗憾,他渴望她恢复健康的心情是很迫切的。

当她好像脱离了危险,她和孩子的健康大有进步的时候,病势突转恶化了,她很快地衰弱下去,以致马上就无可救药了。安奈塔感觉到自己将要和丈夫永别了,她叫人把他找来,他匆忙地走进来了;在确信除了他俩再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她叫他严肃地宣誓,要是老天爷想把她带走的话,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他都得给孩子以一切照顾。当然,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她迟疑了一会以后,告诉他说,她死也不能在她的灵魂上留下虚伪,在她的生活中留下可怕的欺骗;她必得在她的嘴唇永远合上以前,向他作一次沉痛的忏悔。于是她说出了关于那个婴儿的血统的事件,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提摩太·彼特利克虽然是一个情绪容易激动的人,却不是那种喜怒见于颜色的;他在他一生中的这种难堪的时刻尽可能地表现出他的英雄气概。就在那天晚上他的妻死了;在她还没有举行葬礼以前,他匆匆跑到他生病的祖父床前,把发生了的一切事情告诉他祖父:婴儿的出生、他的妻子的忏悔和她的死亡,并且恳求老头儿(既然老头儿爱他)在这紧要关头勉强支持一下,起来改变他的遗嘱,好取消这个野孩子的权利。老提摩太对事情的看法跟他孙子的完全一样,不用多说,他自然也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合法的继承权。他签订了另一份遗嘱,将限嗣继承权限于由他的孙子提摩太终身享受,以及由他孙子今后生下的男系继承人享受;如不可能,就传给他的另一个孙子爱德华,以及爱德华的继承人。于是那个曾经为许多人期待着的新生儿被取消了继承权,而且被侮蔑为不配中选的人了。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老抵押权人没活多久,因为这个发现对他刺激太大,他就作为当地的一位大善人而去世了。提摩太把妻子和祖父安葬了以后,尽可能地安心过着他的日常生活,心里满以为他已用紧急的措施阻止了落到他头上的那种糟透了的家庭丑事的后果,而且决定只要他能称心地选中一个女人,马上就再结婚。

但是人不是事事都能了解自己的。提摩太·彼特利克的难堪的心境渐渐使他对女性产生了莫大的愤恨和怀疑,以致他虽然遇见过几个极富于吸引力的女人,却总不能使他自己达到求婚的地步。他从每个少女身上都察觉到圈套和可能有野孩子的尴尬事儿,因而不敢再当丈夫了。“当一切看来都挺不错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事儿,也许还会发生的,”他想,“我不愿意再败坏我的名声了。”所以他不再结婚,而且

把想得一个直系后嗣来继承他的斯泰普福德的财产的念头也打消了。

提摩太除了把那个孩子在他家里抚养成人,来勉强履行他对他的妻所作的照顾孩子的诺言以外,他对于他的妻所生的那个不幸的孩子几乎很少关心。他偶尔记起了他的诺言,走去瞧瞧孩子,看见他玩得很好,特别嘱咐几句,然后又过他的孤独生活去了。他和孩子就这样在斯泰普福德大厦里度过了两三年的时光。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偶然把他的鼻烟盒儿掉在一条长凳上。他转身来找它的时候,看见那小孩站在那儿;那孩子避开了他的保姆,正在玩弄那个鼻烟盒儿,也不管因玩弄它而引起了连连的大喷嚏。那个小家伙在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仍旧继续玩下去,使这铁石心肠的人也感到了兴趣;他细瞧那孩子的脸,虽然瞧不出他自己的相貌,却瞧出了他妻子的,便不由得想到儿童时代,特别是像他眼前这种被轻视和被厌弃的儿童时代的悲哀。

从那时起,尽管他想竭力抑制这种情绪,但是人总得爱上一样东西的欲望战胜了他所谓的智慧,而形成了对那个小孩卢柏特的亲切关怀。这个名字是孩子的母亲在垂危的时候给他取的,当时在她的恳求下,孩子在她的房间里受了洗礼,不然孩子便受不到公开的洗礼了;她的丈夫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直到这时候,他才偶然听说这是萨士韦斯特兰德公爵的儿子,年轻的克利斯明斯特侯爵的名字,安奈塔在结婚以前对于这位侯爵曾怀有热烈的爱慕。他回想起他妻子临死时所说的、当时他捉摸不透的一些零乱的词句,他终于理会了,当她向他暗示小卢柏特的出身的时候,这位侯爵就是她所指的那个人。

他常和那孩子默默无言地在一起坐上几个钟头,他往往是不大爱讲话的;但是因为提摩太·彼特利克无话可说,谈话一中断,那孩子就马上开口了。彼特利克用这样的方式消磨了他早上的时光以后,常常走进他自己的房间,嘴里唠叨个不停地低声咒骂,在房子里踱来踱去,骂自己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大傻瓜,而且立誓绝不再接近那小家伙;他对这样的决定也许老是只能坚持一天。好在这种情形就人类的天性来说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一个人比他更彻底地愚弄自己的故我的,却从来也没有过。

孩子长大了的时候,提摩太对他的眷恋更加深切了,以致卢柏特差不多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在这以前不久,当他弟弟爱德华得到蒙特克利尔第二子爵的女儿,哈利埃特·蒙特克利尔小姐许婚的时候,提摩太·彼特利克内心里充满了高攀名门的念头,感到有些嫉妒;但是,如我前面说过的,他发现了他的孩子卢柏特的父系暗地里属于甚至更上层的社会的时候,这些嫉妒的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的确,在他的弟弟和贵族缔婚以后,他越朝那方面想,便越感到满足。他去世的妻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的女儿,但当他想到她所表现出的高尚的鉴赏力的时候,她在他记忆中的印象就比较温柔些了,而他偏爱那孩子的理由——他早就想找出的理由——现在却是因为他知道了那孩子在本质上,如果不是在名义上,是英国最高贵的家庭之一的继承人。

“她到底是一个生性高尚的女人,”他骄傲地想道,“她选定了公爵血统的直系继承人——真想得妙!要是那个人跟我或我的亲戚们一样出身低微,她就未必值得我对她和她孩子所采取的严厉的处置了。要是她的心里连这点高攀的爱好都没有,那就更不用提了!安奈塔所爱的人是贵族的,所以我虽然不行,我的孩子总还是高贵的。”

意外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它随即就发生了。他心里想道:“到现在为止,虽然这么一来,我已使得这孩子不能继承我的财产,但是我应当因为得到他而高兴!在日常生活中,他总不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但至少在一方面他到底是属于贵族家系的。”

不论他有些什么缺点,他素来是一个把国王和王公大臣们奉为神圣的人,他愈用这种观点来研究这件事,他那可怜的妻子改善彼特利克家族的血统的行为就愈加有力地博得他的欢心。他想到他自己的许多亲戚是一些多么丑恶、懒惰、好酒贪杯的无赖汉;他想到他的祖先之中的那些可耻的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典当商,以及他们的某些恶劣的品质会在他的一个亲生孩子身上出现的可能性,这样便会使他在老年时悲哀痛苦,使他的黑发变灰,灰发变白,以致身败名裂;要不是他,或者宁可说是他的好妻子,像一个熟练的园丁一般,注意移花接木的艺术,改变了品种的话,一切只有天知道了。直到后来,这个正直的人每天晚间和早晨都跪在地上,感谢上帝,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跟其他出身卑贱的父亲们是不一样的。

彼特利克家族的这种特殊的气质滋长了最后在提摩太心中生了根的喜悦之感。这一家人崇拜贵族,